阅汉堂记

# 俑之奇葩

张健莹

图上的陶俑来自汉朝，两俑翩翩起舞，舞的是汉代著名的长袖舞。热情奔放，酣畅恣肆。汉代傅毅的《舞赋》中写舞道：罗衣从风，长袖交横。张衡的西京赋也写：裙似飞燕，袖如回雪。多像是这两位舞蹈者的现场速写。他们选定的这一时刻和舞俑制作者一样，把舞蹈定格了，定格在最美的长袖交横时刻，这瞬间就变成了永恒。

舞俑没有多么高大，30厘米而已。这姿态确实为我少见，得到她们时，已经有所破损，仍然如获至宝，待小心粘补后，端详良久，爱不释手。舞蹈界的老友来，忙不迭地拿出分享，被告知是汉代长袖舞中的对舞，对舞有男子对舞，亦有女子对舞，像这二位一样。

把这两个女子怎么摆放，好像她们之间都有交流，怎么摆放都生动都好看。

接下来如何存放？摆在古玩架上生怕架子不稳，又怕哪日大风吹倒跌坏，万一跌坏了修补就难上加难了。后来终于自制了一个锦盒，用泡沫软软的铺垫一层，让她们舒舒服服躺下，养精蓄锐，时不时地还有小型演出呢。

一日做梦，大风掀了屋顶，陶俑皆被埋没，醒来惊魂未定，立刻去看陶俑，个个俱在，完好无损，再看锦盒中舞者还在休息。忽有失而复得的欣喜。

如此优美怎能密不示众？一日，把她们从锦盒中请出，打去尘土，算是化妆，为她们专门做了一个台子，配上灯光，请她们登场，现场留影，这样就有机会与人共赏了。

散文

# 天国里的哥哥和妹妹

郝霖

父母亲在世时，曾多次给我讲过1942大灾荒年的悲惨情景，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即便如此，当我看了电影《一九四二》，仍然为那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惨绝人寰的场景而震撼。从不肯轻易流泪的我，也和大家一起泪流满面，感觉有一种撕心裂肺般地疼痛。

1942年至1943年，由于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旱魔肆虐和国民政府腐败无能，至使数灾并重，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原地区是重灾区，仅河南省就死亡了300多万人。尤其是黄河以北地区，几乎一年都没降过雨。土地干得冒烟，裂开的缝隙能掉进小孩儿。平原和山坡上的庄稼一片枯黄，叶子在热风中瑟瑟作响。旱魔和饥饿笼罩着千村万户。在林县这个贫瘠的山区，丰年时打的粮食还不够吃，过的是“糠菜半年粮”的日子。这年又赶上夏秋两季颗粒未收，家家户户揭不开锅。起初是挖野菜，因为天旱，能吃的野菜很快吃光了。后来是吃树皮。不是什么树的皮都可以吃，能吃的唯有榆树等几种树。村民把榆树皮撕下来晒干，放在碾子上碾成粉，用细箩筛净，然后搭配少量红薯粉揉成面团，放在一种特制的工具里轧成面条（当地群众称之为“饸饹”），放在开水锅里煮食。据老乡们讲，因为没什么怪味，吃后肚子也不难受，所以尚可充饥。再后来树皮也吃光了，就吃“观音土”。那是一种白色的土，无味，更没营养。饿得实在受不了，抓一把“观音土”吃到肚里，可以抚慰一下饥肠。但是吃多了，解不下大便，因为吃多了被胀死的人也不在少数。林县只有个别地方有这种土。多数地区的老百姓连“观音土”也吃不到，已经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

这时，村里年长者站出来了，告诫大家外出逃命吧，不要在家等死了。他指着西边巍然屹立的群山说，翻过那座大山就是山西省，逢到灾荒年头，祖祖辈辈只有一条路，到山西逃荒去吧。原来，与林县相邻的山西省长子县人烟稀少，山地多。逃到那里向地主承诺交租，就可以在山沟里开荒种地。地主还会借给你几斗粮食，但以后你要加倍还粮。村里人，主要是每家爷儿们做出了痛苦的选择：外出逃荒。于是家家户户慌忙收拾行李，立即起程。整个村庄处于躁动和不安中。那时，我家有奶奶、爹娘、两个哥哥，还没有我。爹准备了一副挑担、两个箩筐，两个哥哥各坐在一个箩筐里，娘背了一个大包袱，全家就上路了。

这年七月，天气炎热，又要翻山越岭，加上每个人都早已饿得浑身无力，一天只能走三十多里路。走到第八天，突然两个哥哥哇哇怪叫。那时他们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哭着喊肚子疼，然后就是不停地解大便，开始是稀水，而后是脓血。爹娘无计可施，经过村庄时，向老乡讨一口米汤。开始哥哥还喝两口，后来一喝就吐，直喊肚子疼。就这样坚持了七八天，还没走到山西省，两个哥哥就相继死在路上。爹娘痛哭了一场，在路边挖了一个坑，埋葬了两个哥哥。全家人坚持走到长子县，租了地主几亩地，开始了逃荒生涯。经过几年辛勤劳作，有了点积蓄，奶奶思念故乡，动员爹娘一起返回了老家。

回到家乡后，生活安定了，爹娘又有了我。“八十亩地一棵高粱”，我的出生使奶奶、爹娘欣喜若狂，我成了全家的宝贝疙瘩。大人们吃糠咽菜，让我喝小米汤。还怕我有个闪失，奶奶决定让我认村对面的雾山庙里的老母为干娘，让雾山老母保佑我一生平安。大约在1948年上半年，娘又生了妹妹，起名“桃花”。当时我才三岁，不记事，尽管以后我多次苦思冥想，也想不起妹妹长得啥样。后来听老人们说，妹妹一生下来就白白胖胖，两眼滴溜溜地转。用现在的话讲是个美人胚子，可惜“红颜薄命”，妹妹一岁多时就患急病死去。至今我还记得，那天正和小伙伴们玩得高兴，猛然听到邻居二大娘喊：“孩儿，还不回去，你妹妹死了。”我不懂什么叫死，但知道不是好事，慌忙往家里跑。一进门就听见娘的哭声，又看到邻居王婶用一个小被子包着个东西匆匆往后山走去。

妹妹死了。两年后，我和娘随爹进城生活，离开了老家。长大后有了一些疾病知识，有一次问娘妹妹得的什么病。娘说妹妹得了“白喉”，是一种极可怕的传染病。山里人不懂这个病，更没有药物可治。娘眼睁睁地看着妹妹死在她的怀抱里。

可怜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到“天国”后，爹娘一直非常难过，每每说起这一段伤心的往事，都会泪流满面。两位老人分别在二三十年前去“天国”寻找哥哥和妹妹，他们早已在“天国”里团聚了。这些年来，我时常感到，在夜空冥冥中有几双眼睛在关注着我，护佑着我，我知道那是爹娘、哥哥和妹妹关切的目光。天上人间，阴阳相隔，但我们一家人的心是永远在一起的。

我盯着这瓷盘看了半天，开口道：“这个，应该是元代的青花双鱼莲花纹瓷盘吧？”

药老爷子眉头一挑：“你可看仔细了。”

“我看仔细了，确实是元青花。烤羊乃草原风物，必是有元一代；羊腿皮色烤成暗橘，暗示的是胎体足部呈出火石红的特点，此系元瓷特色。两个条件交叠，自然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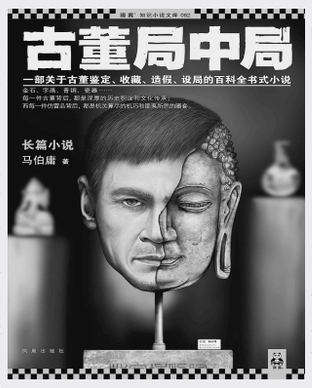
这时我看到药不然在药老爷子身后摆了摆手，灵机一动，随即又说：“可惜，这个不是真的，是高仿品。”

“何以见得？”

“若是真品，底部胎足处的火石红该在胎、釉分界处分布，晶莹闪亮，渗入胎中。而这个盘子，明显是后人在盘底抹的铁粉上烧制而成，颜色虚浮。”

“这就是你说的理由？”

“还有个理由。”我严肃地说，“这元青花双鱼莲花纹瓷盘的真品，是在湖南博物馆藏着，一级文物，我以前去长沙见过。”




药老爷子哈哈大笑，冲我做了一个手势：“好小子，唬不住你，坐吧坐吧。”药不然冲我挤了挤眼睛，两个人心照不宣。

我作弊成功，松了一口气，走过去刚要落座，忽然沈云琛一声脆喝：“慢着。”我一下子又欠起屁股：“您……有什么吩咐？”沈云琛瞪了一眼药老爷子：“刚才是他们玄字门自作主张，我们青字门却还没出题目呢。”

我想起药不然的话，这青字门主业是木器，心想反正都赶到一起来了，索性横下一条心，一咬牙：“您说！”

沈云琛道：“药家既然不为难你，我也不欺负晚辈。你来看看，你屁股底下那张椅子，是真是假。”

我这才注意到，这把木椅的造型与寻常不同。酸枝红木的质地，手摸起来包浆溜光儿滑腻，椅裙前有十二枚吊珠，椅背三朵花雕祥云拱着一面石板。夏天人坐上去，后背紧贴石靠，异常清凉。

但我也就知道这些。瓷器我还能忽悠点，木器我可真是一点不通。

我一边装模作样地摸着椅背争取时间，一边在心里盘算该怎么办。判断真假容易，就算我不懂，也有五成的概率猜中，就怕那沈云琛老奶奶问我为什么，总不能说是瞎蒙的吧……

鉴古这行当，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技巧。有时候在古董常识上瞧不出什么端倪，就靠逻辑推理。逻辑上如果说不通，那这玩意儿多半是假的。方震说玩古董的与搞刑侦差不多，是有道理的。

我不懂木器，眼下就只能靠观察和逻辑判断，看能不能从椅子上找出不符合常理的矛盾之处了。

我的手从椅子腿摸到了扶手，又从扶手摸到了椅背上的石靠。

木器我不熟，不过金石可是我的老本行。

这面石靠被镶成了椭圆镜形，我用指头叩了叩，质地很硬，而且是实心的。按道理，这种椅子是夏天才用的，所以石质应以绵软阴冷为主，表皮光滑，背贴上去很舒服。可是这块石靠的表皮皴起粗粝，有一道一道的斜走石纹，凹凸不平。

毫无疑问，做工这么粗糙，应该是假的。

我满怀信心地抬起头，却看到沈云琛的眼神颇有些意味，心里陡然一惊。

**鸿门宴上的木器鉴定挑战（下）**

假的？我看不见得。我连忙又去翻看。我的手指再次划过酸枝木的弯曲扶手，忽然感觉到上头似乎刻着什么字。我再仔细一看，原来这扶手上有六道长短一样的线段，从上到下依次排列下来。

我再去看另外一侧扶手，上面写着两个汉字：九三。

一道灵光从我脑海里闪过。

六道杠和九三，那么这东西，只有一种可能。

《周易》里的乾卦，卦象是双乾层叠，六爻俱为阳，画出来就是六道线段。而九三，显然指的是乾卦的爻题。九为阳爻，三为位置。作为混古董圈子的人，《周易》是必备的基础常识。我记得这一爻的爻辞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说君子应该白天努力，晚上戒惧反省。

我豁然开朗，直起腰来，对沈云琛道：“这椅子是清末的老酸枝挂珠石靠椅，肯定是真的。”

沈云琛似笑非笑：“你凭什么说得这么肯定？”

“因为这把椅子不是用来坐的，这是一把诫子椅。”

沈云琛微微点头，伸出右手把额前白发撩起，表情不似刚才那般冰冷。看来我的答案说对了。

“请坐吧。”老奶奶慈祥地说。

15

连载

晓华顾不得回答，只是问：“我妈怎么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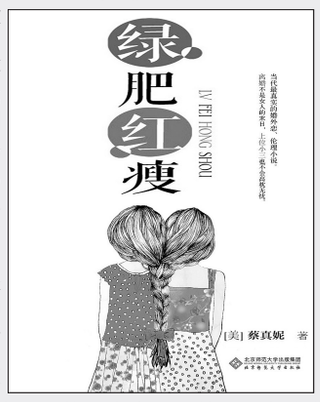
浦诚忠把医生的话复述了一遍，只是刻意忽略掉那句“就医有点晚”的话。

晓华听说妈妈没有生命危险，一路上一直吊在嗓子眼里的心终于回到了原处，人一下子放松下来，只觉脑子一阵晕眩，身形晃了晃，跟在后面的警察眼疾手快扶住她，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

浦诚忠看着晓华惨白的脸，到饮水机接了一杯水递给她。

她想起了什么，睁开眼睛，挺直了身子，看向浦诚忠问道：“我妈说她先给你打了电话，让你送她到医院，你怎么没回来？你当时人在哪里？”

浦诚忠没有正视晓华，眼睛盯在电视上避重就轻地说：“我接到电话就往回赶，在家门口遇到了救护车，是你叫的救护车？”




晓华的眼睛要冒出火来：“是我叫的，如果我不叫救护车，如果我妈不是给我打了电话，她昏死在家里都没有人管！你当时到底在哪里？”

浦诚忠用手搓搓脸，满身满脸的疲惫与倦怠，打断她：“晓华，现在不是我们争吵的时候，你妈还在手术台上，等她出来了再说吧。”

就在这时，医生走了进来，告诉他们手术已经结束，病人现在被送到了观察室，他们可以进去探望了。

秋棠早晨睁开眼，看到女儿晓华蜷缩在旁边的沙发床上，思绪渐渐清晰起来，昨天发生的事像倒带一样一幕幕地过了一遍，摸摸肚子上缠的绷带，心里明白自己一定是动过手术了。

护士进来了，给她做检查，看她眼光一直落在熟睡的女儿身上，就和她闲聊说：“你丈夫和女儿都很爱你，昨晚他们两人陪在这里都担心得不得了。”

晓华醒来看到秋棠已经神志清醒，高兴地一蹦而起：“妈，你感觉好点了吗？你知不知道你昨天简直吓死人了？”她转身进了卫生间拧来毛巾，帮秋棠擦擦脸，又擦了擦手。

一个上午在医生护士的各种检查中度过。

中午浦诚忠出现在病房里。

晓华见到他立即收起了笑容，退到窗边，冷眼看着他询问秋棠的感觉，貌似问寒问暖的样子，毫不掩饰自己满脸的嘲讽之意。

浦诚忠离开了病房，秋棠转头对晓华说：“你别对你爸那个样子。”

晓华“哼”的一声算作回答。

秋棠斜倚在病床上望向窗外，慢慢说道：“晓华，这次病好出院后，我就离开这里，和你到波士顿去。”

晓华又惊又喜，一个箭步冲到床前，拉住秋棠的手：“妈，你是决定和他离婚吗？”

秋棠点头。

“太好了！你怎么突然想通了？”

秋棠望着窗外，像是对晓华又像是对自己说：“出了这个事后，我常常反省，自从到了美国之后，我们俩为了拿学位找工作都忙得不可开交，你上学后，我又把心思都放在培养教育你身上，和你爸爸之间的交流明显少了。在国内时我们俩经常可以聊天聊到半夜都不睡觉。可后来他在这里的实验室忙什么我根本都不清楚，这些年虽然在生活上我没有疏忽他，但是在精神上的确疏忽了他。”

晓华忍不住插嘴：“那也构不成他背叛的理由。”

“是，但是你爸那么做肯定有他的理由吧。我在他眼里变得无足轻重，他的心已不在我身上了，而我的还依旧在他身上，所以我不肯离开他，直到这次昏倒之前，我都觉得只要他还肯回家，别的我都可以忍。”

秋棠长长地叹了口气。

“但昏死过去之前的那一瞬间，我突然非常非常后悔，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命更重要！我太傻了。”

秋棠累了，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对晓华说：“我主意已定，情绪不会再波动了，心病没有了身病好起来很快。等出院以后我就和你爸谈。你明天一早就回学校吧，叫你爸送你到你停车的地方。”

晚上等浦诚忠来的时候，秋棠就和他讲了这事儿，浦诚忠二话没说安排实验室中的一个小伙子第二天将晓华送了回去。

那天叶霓被浦诚忠推倒在地后，听着浦诚忠的车子打火离去的声音，悲怒交加，趴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

此时此刻，叶霓悔恨交加。如果生活可以重来，她绝对不会再走这条不归路！

叶霓没想到她和秋棠有了争执之时，浦诚忠竟然会站在秋棠一边，这让她心寒不已。

自己在他心里到底算什么？

15

随笔

# 城市的冬

魏峰

准确地说，城市并没有冬，有的只是不同于其他季节的温度变化。

城市的冬是单调的。

单调的唯剩下一如病夫一样苍白的天，没了气力。如果用人来比喻四季的话：春如少女，浪漫多情；夏如少妇，热烈妩媚；秋如小伙，爽朗多姿……而冬呢？尤其是城市的冬，多么希望它如壮汉一般，凛冽强悍。

说到底，冬，就应该是一位真正的男人！卷地而起的风，是它硬朗的性格，凛冽透骨；撼天而生的寒，是它坚实的肌肉，强悍有力。

只可惜，城市的冬，端端成了一位奶油小生，没有了刀切一样硬朗的脸，更没有磐石一样坚实的胸，让那些多少有些性格的姑娘是怎样的失望——那个铁骨铮铮、有血有肉的男人哪里去了？那个肩挑道义、敢爱敢恨的男人又在何处？

城市的冬，有时常常让人感到只有零下的温度，而没有剧烈的力度。比如现在，站在北方城市宽阔的大街上，想看到的是法国梧桐树那巨大而具有张力的勇敢地伸向天空的手臂，因为缺了一场凛冽强悍的风与寒，实际上能看到的是一棵棵不乏高大的行道树还沉醉在乍黄还绿的温柔乡里，分不清身处何季。

城市的冬是无味的。

无味的使人再无法目睹到如歌一样衰草霜天的纯洁与自由。鳞片一般星光一样的霜，更像一首无韵无律的诗写满了乡村的田野，让人想起的不是落霜的无情，而是一场浪漫舞会的序曲。因为人们都知道，大幕开启之后，真正的演出就在后头——一场漫天的瑞雪开始了——开始了对春的歌唱

城市没有屋檐，所以城市的冬，没有冰凌和冰挂。没有冰凌和冰挂的城市的冬，更听不到阳光下冰凌咔咔的猛然裂动和冰挂嗒嗒的跌落脆响，那是伴随一场大雪之后余音绕梁的和弦，时断时续，美妙清心，如禅声，如佛乐。

雪是恋旧的。当城市的屋檐越来越少的时候，雪似乎再也找寻不到可供栖息的地方，如同一个流浪在外的孩子，当新年的钟声行将敲响的时候，却无法觅见洒满灯光的家。

无雪，城市的冬，该是多么寡淡呀。无雪的城市，该会失去多少情人们的浪漫，该会缺少多少孩子们的童话呀。

即使遇到一场大雪吧，当孩子们早上背起书包兴致勃勃地冲出家门的时候，小区大楼之间甬道上的雪，早被好事者清除一空；马路上的一片银白，也已让可恶的车辆碾压成污泥浊水——心中的童话，霎时间变成了现实的世界。

这时，低矮的乡村，屋顶上却睡着一个不醒的童话。厚厚的大雪依偎着弯弯的榆树、柳树、桃树……和村头弯弯的小路。而高大的城市，孩子们无论怎么抬头、仰脸也看不到屋顶上状如小山、质如蛋糕奶油的积雪。就是偶尔爬上孩子鞋面上的一层温暖的雪花——算是幸运吧，也许进教室时还被老师投过来的目光，抖落在门外。

请原谅我，不是我对城市和城市的冬失去了感情，是城市的冬，让我们只剩下美丽的想象。

还好，对于城市的冬，我们永远都不缺乏、也不会失去想象，尽管无奈。

新书架

# 《大崩溃》

何雯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一年，日军发动了“一号计划”，意图打通大陆交通线，直逼重庆，兵锋所到之处，遍地狼烟。

国军将领死守每一处被日军袭击的城池，河南农民佟满堂、史铁柱兄弟，被国军拉了壮丁，两人毫无家国观念，时时刻刻想逃走，甚至一度给日军做了向导，但随着战事推进、沦为战俘、家乡沦陷，两兄弟被裹挟进滚滚战争洪流，再也无法脱身，也因对日军的痛恨而拼死抗敌，数次死里逃生，成为两名成熟的老兵。

国军少将蔡继刚与飞行员蔡继恒兄弟，始终战斗在抗战的第一线，身为督战官的蔡继刚，经历了自抗战爆发以来大大小小多次战役，他冷眼旁观国军从上到下的诸多将领，深刻理解了国军之所以败退的原因，同时一身本事却被埋没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和政治纠葛中，其弟蔡继恒，王牌飞行员，在中美日空战中立下赫赫战功。

日军进攻衡阳城，国民党第10军驻守在此，大战爆发，持续40余天，为抗战以来最为惨烈的攻防战，身为士兵的佟满堂兄弟、督战官蔡继刚、飞行员蔡继恒的命运，因这场战事而被捆绑在一起……

作者都梁，上世纪50年代生人，因出版《亮剑》《血色浪漫》《狼烟北平》和《荣宝斋》而享誉文坛。

夜有香（国画） 李瑛

郑州地理

# 水牛张村

朱坤杰

水牛张村是郑州市高新区的一个历史村庄，位于红松路与枫香街交会处。村名的由来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村名因一头水牛而得。据说，明洪武初年，张氏人家从山西洪洞县牵着一头水牛千里跋涉来此落户，垦荒屯田、繁衍生息，逐渐形成村庄。因主人与水牛感情颇深，为纪念死去的水牛，就将村名叫水牛张村。另一种说法是，因该村地形似水牛而得。据传，须水河在很早以前是水大河宽，河道的西边有块地势较高的土地，周围尽是河道支流形成的水乡泽国，由于这块地的形状如一头大水牛卧在水中，当时人们叫它“水牛地”。明洪武年间，山西省洪洞县张氏一家到此落户，由于张姓人丁兴旺，时隔多年，便形成村庄。当时村南边有一道几华里的黄土岗，有人叫它沟南山。在沟南山上观看该村庄的坐落位置，酷似水牛卧在水池之中。人们就用水牛张作为该村的村名了。

数百年来，该村虽然有外姓的迁入，但张姓一直是本地望族。1945年5月在“豫西事变”中牺牲的著名烈士张君英（地下中共党员，时任渑池县副县长）就是该村张氏后代的杰出代表。民国初期，在村内大街北侧建有张氏祠堂。“破四旧”时张家后人好不容易保留了三间正房，其余建筑均已毁掉。现在正房的椽子上仍能清晰可见“民国拾肆年岁次乙丑菊月中浣谷旦建修”的字样。2009年3月本村村民在清扫祠堂墙壁时，无意发现糊在墙里的9块刻有张氏家族族谱的石碑。据村里一位老人讲，在“破四旧”那个年代，为保护祠堂里的族谱免遭破坏，就将这些石碑用泥糊进墙里，后来被人淡忘了。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镶嵌在后墙正中的张氏始祖牌位，张氏后人称为“龙碑”。这块龙碑由青石雕刻而成，在周边为高浮雕刻而成的龙形图案，十分精美，两侧为八通家谱世系碑。

目前，尽管该祠堂的土坯墙体有些脱落，但祠堂的主体部分仍然保存较为完好。2009年6月被列入郑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这些石碑碑刻的内容，对研究郑州地区民国初期祠堂建筑文化以及张姓家族发展史，都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和研究价值。

据查，在全国也有一些以水牛张作村名的村庄，比如我省的鹿邑县杨湖口镇、遂平县玉山乡、中牟县三官庙镇和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房村镇都有水牛张村。也不知与我市高新区的水牛张村只是巧合的同名，还是有其他联系。